周易述傳

周易述傳序

易學有二義理與象數二者而已專言義理始王弼至程子而益精朱子本義又補所未盡專言象數始孟喜至焦贛京房滋盛其後馬融鄭康成虞翻陸績皆沿之學者輒云漢易與宋異自輔嗣說行而諸家廢又自程傳出而王氏亦微近世言易喜漢學尤詆王氏余攷漢初易家本田何守其師說爲章句舉大誼而已自後有施孟梁丘之學劉向校易亦謂漢初易義略同獨孟喜稍變古法候陰陽災異費荀虞三家號爲近古李氏易多采之輔嗣雖創象解明指要

頗雜以老氏韓康伯孔穎達遞相傳述亦同此指惟程子緣象以明理因辭以考義本之天道而察之人事之著其說由漢儒而推闡之所謂義理明則象數在其中者也故呂魏諸子推重其書吾友儉卿治易尤嗜程傳爲述傳二卷一本之程子附以已說且於治亂消長獨見微兆而不雜以空疏無當之辭最得漢經師遺意余嘗謂近人能以漢學而通宋學者儉卿也儉卿老矣又屢涉憂患閱天下之事變多故退而譔述篇首述程子之言曰進不貪位退不沽名又曰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人於進退

之際有戒心矣獨善處憂患云爾哉儉卿於詩於禮皆有釋然不若嗜易之篤昔叔子自涪歸晚年於易猶冀有少進然則儉卿矻矻丹墨間殆進而未已也先儒有言萃一生之精力而畢之於易乃能光明厥功余於儉卿亦云桂林愚弟朱琦謹序

周易述傳自敘

周易述傳述正公程子之傳也自漢以來言易者習於象數魏王輔嗣出廓而清之發明義理雖多名言無裨實用惟程子一本十翼之傳暢其旨歸以明聖人之道呂東萊稱其理到語精平易的當魏了翁稱其明白正大切於持身用世可謂知言矣愚初讀本義專言占筮於易義未盡詳也後讀程傳旁通曲鬯昭若發矇迺知朱子本義以程子義理已備不復更詳而後人專習本義不能偏觀程傳豈朱子之意哉愚於程傳反覆紬繹間有發明閱歷累年輒有所得

自以伏處衡茅衰殘頹廢無用世之志久矣然抒其已見立言以誠而望後來之取法則程子之志也今以程傳爲主擇其粹精以資玩索先列程傳古誼之龜鑑也坿箸啚說末學之芻蕘也題曰述傳述正公之傳云爾敢云作哉

咸豐五年歲在乙卯冬十月山陽丁晏敘

周易述傳卷一

山陽丁晏學

乾初九潛龍勿用程傳初九在一卦之下爲始物之端陽氣方萌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晦養以俟時　案乾之初潛當隱晦之時也君子藏器待時遯世無悶程子謂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是也若當潛而不潛其悔必矣故易以勿用深戒之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程傳淵龍之所安也或疑辭　案或者將進而未必進也審進退之時進不貪位退不沽名隨時審幾何咎之有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程傳見羣龍謂觀諸陽之義无爲首則吉也以剛爲天下先凶之道也　案本義據春秋傳爲純坤卦六陽皆變剛而能柔吉之道也程子言无爲首卽禮記之不爲魁也小象明言不可爲首老子言不爲禍始不爲福先亦是此意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程傳牝馬柔順而健行　案此賁象也凡馬遊牝交孕後見牡則蹄齧不受淫故曰牝馬之貞

東北喪朋安貞吉程傳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　案喪朋何以得吉特立獨行

不爲黨同是以貞正得吉

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程傳聖人於陰之始生以其將長爲之戒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氷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　案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乾初九曰陽在下君子之未遇時也坤初六曰陰始凝小人之將得志也小象於乾坤之初揭明九六之爲陰陽所以發凡例也

六二直方大程傳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　案孟子趙岐注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漢讀以

直字斷句故程子從之

六二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程傳爲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忌惡之心下得柔順之道也可貞謂可貞固守之以時而發非含藏終不爲也含而不爲不盡忠者也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　案含章者不緘默以取容不表白以自炫斯忠臣之正道也程傳之義精矣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程傳四居近五之位而无相得
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
若晦藏其知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不
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无譽矣　案文言傳於此
爻曰天地閉賢人隱緘口遁世之時稍有聲譽即
非遠害之道故爻言无咎必以无譽戒之
六五黃裳元吉程傳五實君位黃中色裳下服守中
而居下則元吉元大而善也　案程子以坤居尊
位爲戒此常論也然易之理無所不賅宋代如章
獻慈聖宣仁母后秉政臨朝未嘗不贊成治理事

值其變坤爲母而正君位此黃裳之所以吉也
朱子語類云黃裳元吉不過是說在上之人能盡
柔順之道黃中色裳下體之服能似這箇則無不
吉這是那居中處下之道愚謂以坤母而居中位
又能體裳下之義求賢審官此元吉之所以大也
屯六二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程傳二守中正不苟
合於初所以不字苟貞固不易至於十年屯極必
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
節久必獲通況君子守道不囘乎　案虞仲翔曰
字妊娠也程子謂字育義同朱子本耿南仲之說

引禮記許嫁笄而字貞不字者未許嫁也然以爻辭婦三歲不孕例之傳謂字育爲長凡易爻言數者少言之則曰三歲多言之則曰十年三日七月亦同無定象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程傳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唯其施爲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　案九五陽剛中正非暗弱之主也其蹈於險難者以德施之未光也小貞吉者如服色節儉費用裁減小事亦得正而吉大貞凶者如箕斂則不發帑藏歲飢則不濟賑施雖斤斤守

正終必凶矣財匱則師必亡民困則世必亂屯膏
之吝凶莫甚焉

蒙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程傳未發之謂蒙以純一
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發而後禁則扞
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　蔡貫生述孔
子之言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古之輔翼太
子在乎早諭教師保疑丞慎選左右周公之正沖
人成王之誥小子皆養之於初學此國家端本之
計養正之義大矣哉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程傳文言發

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自古聖王爲治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也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尙德不尙刑故爲政之始立法居先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則可以移風易俗矣苟專用刑以爲治則蒙雖畏而終不能發苟免而無恥治化不可得而成矣故以往則可吝　案國僑治鄭孔明治蜀王猛治苻秦皆能深明治法得此爻之義矣傳謂不專尙刑往則有吝申韓之術所以不可用也　又案程傳謂說去昏蒙之桎梏於義未安本義云發蒙之道

當痛懲而暫舍之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此說爲長

六三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程傳女之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　案六三坤陰臣道妻道皆當以此爲戒世之見金失身名節掃地雖有才能亦無可稱故士大夫之立身必先以廉恥爲本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程傳爲寇爲亂者當擊伐之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爲剛暴乃爲寇也

案兵以禦寇而其弊乃至於爲寇三復爻辭爲之

憮然故善用兵者安靜無譁節制之師必自不擾民始惟不擾民而後能禦寇也

需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程傳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畜其才德而未施於用也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　案飲食宴樂所以養生君子之樂天知命需以待時也若飲食而不知戒則有濡首之咎宴樂而不知節則爲冥豫之凶非君子之學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程傳君子之需時也安靜

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

案初雖遠於坎險然必安靜有常乃能无咎否則如東漢之黨人東林之社學身在郊野刺譏時政以及於難非犯難而行者乎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程傳訟之道必有其孚實中无其實乃是誣妄凶之道也　案訟六爻垂戒至深惟五爻大君治訟是以元吉初以訟不永而吉二與四以訟不克而吉三以訟无成而吉上以訟而得勝至受服命之賞亦不足敬必且褫奪所以著終凶之戒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程傳既義不克訟若能克其剛忿欲訟之心復即就於命革其心平其氣變而爲安貞則吉矣　案訟凶事也古人謂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四至于不克訟順命安遇得正而吉人惟不安於命故好以人力爭訟今不克訟而安於命其吉宜矣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程傳善訟能勝至於受服命之賞是亦與人仇爭所獲故終一朝而三見褫奪也　案上言訟之勝者猶不足敬所以深著其凶也況非分之

榮朝得辠失天道好還其能久乎宋蔡確自諫院爲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後以失勢怨望安置新州而亾以訟受服之象也

師貞丈人吉程傳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統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則是也　案彖言丈人爻言長子爲師之主當用老成持重之人咫角不可以服重穉少不可以任事此弟子所以輿尸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程傳二乃師之主專

制其事者也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王錫寵命至於三既專意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　案二與五君位爲正應將非得君之專則不能以服衆淮陰侯登壇拜大將錫之寵命而後可以伸其威也

師

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程傳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爲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爲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

者也　案師以長子而弟子不可用任將選材當擇老成諳事之人而少年躁進之人決不可用用則必僨覆矣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程傳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小人有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爲政也任用之必亂邦小人恃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　案朱子語類曰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賞其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

人他不與焉程傳謂小人有功賞以金帛祿位朱子論韓侂胄意正如此聖賢之遠識也

比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程傳相比之道以誠信爲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誠信中實雖他外皆當感而來從孚信比之本也　案後漢魯恭曰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它而吉也飾外以求比則僞孚中以求比則誠初居下位衆所親附感之以誠雖他亦吉誠之孚衆如此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程傳

二與五爲正應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內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　案內比所以守己外比所以從人故皆曰貞吉若外事營求而不知在內之重內自矜尚而不取在外之賢皆非貞吉之道傳謂四外比於五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此義得之

上六比之无首凶程傳六居上比之終也首謂始也

　案乾陽剛而不可過居上而无首則吉比順從而不爲主居上而无首則凶以五陰比一陽當順

從於五之尊位若居無位之地而有專主之權凶之道也

小畜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程傳說輻言不能行也反目陰制於陽者也婦人爲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　案傳義可謂探本之論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程傳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衆陽者也則一柔敵衆剛必見傷害唯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

其危懼免也此以柔畜剛之道以人君之威嚴而微細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蓋有孚信以感之也

案四以陰畜陽獨恃五之有孚與君合德去憂惕而免過咎惟其誠之孚也故小象曰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程傳五以居尊位之勢如富貴推其財力與鄰比其之也　案畜聚之小者私於己則吝公於人則孚鄰國有飢貸粟而不閉糴富以其鄰之象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程傳婦謂陰以陰而畜陽以柔而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也安

有婦制其夫臣制其君而能安者乎　案輔嗣注
云婦制其夫臣制其君雖貞近危程傳本此爲臣
婦者所當稟以爲戒也

象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程傳陰將盛極君子動則
有凶也陰敵陽則必消陽小人抗君子則必害君
子安得不疑慮乎　案陰盛則陽消讒構陷害无
所不爲前此尚可往至此不可征矣故以征凶戒
之

履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程傳上
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

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　案傳義至精君
臣上下各正其趨而無僭越士農工賈各安其分
而無妄營可以言治平矣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
也程傳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
處之則能貞固而吉蓋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
亂　案後漢書逸民傳論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李固傳巖穴幽人智術之士易之幽人意正如此
本義謂幽獨守貞虞仲翔謂幽繫失之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程傳三以陰居陽志欲剛而體

本陰柔安能堅其所履如盲眇之視其見不明跛躄之履其行不遠　案眇跛者人之限於天者也聖人於履之象著之言能順天澤之象而履蹈乎禮雖眇者不足有明跛者不足與行而無失其履錯之敬若如齊晉之交眇者迓眇者跛者迓跛者戲侮失禮喪師終凶非眇跛之害而無禮之爲害也歸妹之初九亦曰跛能履九二亦曰眇能視聖人爲歸妹之象著之言男女當以正合不當以說從雖嫁娶之眇跛若能男女永貞必且獲吉宋周恭叔早年登科娶已聘雙瞽之女斯盛德之君子

也況於眇乎先儒說皆未及此愚於此二卦暢發
其義使後之人知所則焉
六三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咥人之凶
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程傳以不善履
履危地必及禍患故曰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如
武暴之人而居人上肆其躁率而已不中正而志
剛乃爲羣陽所與是以剛躁蹈危而得凶也　案
三非君位謂武人剛暴得君之象恣睢跋扈畀之
以權而主上大臣不能制之軍肆其驕而民受其
酷專任武人有猛虎噬人之象易爻所爲深戒也

後人用武人者當如圈虎豢養以制其威射獵以服其猛𤺋然馴伏則無噬人之凶是在主上大臣之操其柄爾

九五夬履貞厲程傳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　案五以剛行剛志在夬決其理雖正其事近危聖人懼後之居尊位者剛決自任以僨天下之事故以貞厲深戒之虞舜大知有察言好問之虛衷文王小心有徽柔懿恭之純德烏有剛決而不危者乎

泰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亾得尚于中行程傳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泰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爲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淵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持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雖遐遠不可遺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陋皆遐遠者也時之既泰非絶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亾　案包荒者恢

宏之量也馮河者剛斷之才也不遺者求幽隱之賢也朋亾者絶親暱之私也如此則世運可泰矣

九三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程傳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志慮正固其施爲如是則可以无咎處泰之時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爲孚如是則於祿食有福益也祿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

案盛極則衰易於泰之象著滿盈之戒而以艱貞惕之聖人之垂戒深矣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程傳四翩翩就下

與其鄰同也夫人富而其類從者爲利也不富而從者其志同也　案泰之四謙之五皆曰不富以其鄰泰四以臣位而處泰時不富以其鄰而能不戒以孚以此知臣之信於民者不言富也謙五以君位而懷謙德不富以其鄰而能利用侵伐以此知君之孚於民者不言富也蘇文忠公上神宗書惟在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而深戒夫言利治財其言曰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歷數之所以長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誠經世之碩畫也夏少康有田

一成有衆一旅以致中興隋文帝末年天下儲積可支五十年卒以覆敗不富之安如此富之危如彼有國者何取於言利哉自古言利之小人橫斂以擾國政茍派以失民心菑害並至者有之矣君子觀易之不富上有持謙之美任賢才以受善言下有保泰之誠厚民生以宏大度此安天下之策玩易者其知所取法哉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程傳不待富而鄰從不待告戒而誠意相與蓋其中心所願故也　案小象四句一氣讀則義明翩然競

進皆失其富厚之實告戒無煩能得其中心之孚爲大臣者公誠如此天下有不泰者乎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程傳史謂湯爲天乙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降其尊而順從於陽以之受祉且元吉也　案歸妹之五亦曰帝乙歸妹五爲君位帝女下嫁之象也子夏傳以爲湯之歸妹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貴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地之義也唐太宗以南平公主下嫁王珪之子敬直珪曰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

美首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笲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得此爻之義矣

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程傳泰與否皆取茅爲象泰之時則以同征爲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爲亨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之亨也當否而能進者小人也君子則伸道免禍而已 案唐太宗謂魏徵曰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泰之拔茅曰征吉君子連類而進往則吉也否之拔茅曰貞吉小人連類而進正乃吉也若不貞則不能吉且亨聖人之戒

深矣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程傳爻以六自守於下明君子處下之道非樂於不進獨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進故安之耳心固未嘗不在天下也其志常在得君而進以康濟天下故曰志在君也 案小人當否之時保身持祿志不在君故小象申言貞吉之義而以志在君警之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程傳四以陽剛健體居近君之位是以濟否之才而得高位者也然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

使動必出於君命威柄一歸於上則无咎而其志行矣能使事皆出於君命則可濟時之否其疇類皆附離其福祉　案當否之時與類同進能使威命一秉於君則疇類皆得其福而可以无咎矣

同人初九同人于門无咎程傳出門謂在外在外則無私昵之偏其同博而公如此則无過咎也　案同人于門無偏私也故隨初九出門有功同人初

九于門无咎

六二同人于宗吝程傳宗謂宗黨也同於所繫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爲私狹矣故可吝　案二

與五應五君位以臣應君睦宗合族同人之道然庇宗族而私其臣亦可羞吝君人者攬天下之人才同于郊野則公同于宗黨則私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程傳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 案同人之道大公之道也一有偏私如牛李之讎洛蜀之黨而攻擊由是起焉故有伏戎乘墉之象三之伏戎知義之不直而不敢興故不言凶也四之乘墉知理之不正而不敢攻故特言吉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程傳九五同于二而爲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直理勝故不勝憤抑至于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爲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　案二五正應君臣相得三四以非理間隔乃正人爲讒邪所沮也如周公之於成王霍光之於昭帝非先號咷而後笑耶周公不幸而遇管叔霍光不幸而遇上官桀卒能興師誅叛以安朝廷可謂大師克相遇矣

大有彖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程傳五以陰居君位柔得尊位也處中得大中之道也

爲諸陽所宗上下應之也　案同人大有皆五陽一陰之卦同人一陰在二象傳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大有一陰在五象傳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聖人明言同人之由于二大有之由於五所以發凡例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程傳大凡富有鮮不有害匪咎艱則无咎言富有本匪有咎人因富自爲咎耳若能亯富有而知難處則自无咎也處富有而不能思艱兢畏則驕侈之心生矣所以有咎也

案初居卑下之位小人謹畏而知稼穡之艱難

斯善處富有者矣咎於何有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程傳自古諸侯能守臣節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衆以爲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則不知爲臣奉上之道以其爲己之私民衆財豐而反擅其富强益爲不順是小人大有則爲害又大有爲小人之害也　案此爻之義如表忠觀碑書錢武肅王之事可以當之矣否則如唐之藩鎭節度擅其富强既爲公家之害而亦以自害其身也故傳以小人害戒之

九四匪其彭无咎程傳彭盛多之貌匪其彭則得无咎謂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得无咎也　案釋文引干寶云彭驕盛貌大雅毛詩傳炰烋猶彭亯也初言艱則无咎四言匪其彭无咎處大有之時物忌太盛必有思艱之心不驕之志斯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所以長保富貴也故易以无咎深戒之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程傳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則吉威如有威嚴之謂也　案威如非立威之謂也謂莊敬而無慢易則上下孚信人皆重之矣

謙六二鳴謙貞吉程傳謙德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　案謙非徒以聲音笑貌鳴於外也必本於中心之誠故小象曰中心得也

六五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程傳爲人君而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　案禹征有苗而曰謙受益侵伐不得已而後用所以爲謙也侵伐所以征不服以謙順行之則不爲剛暴故上六亦曰利用行師征邑國上居謙之極柔順而濟以威武所以安天下也

豫初六鳴豫凶程傳初六以陰柔居下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　案小人得上之援自鳴得意取禍之道也鳴謙則吉鳴豫則凶謙恭下人終得其吉豫樂得意必至於凶易之垂戒深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程傳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　案君子見幾穆生之先去疏廣之知足皆是也處豫樂之時而戀戀不舍非介石之貞矣故三以遲有悔戒之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程傳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唯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朋類自當盡聚夫欲上之信唯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乎其无助也故唯戒以至誠勿疑　案諸葛忠武開誠心布公道文中子曰天下非至公血誠不能安唐李德裕爲宰相藩鎭帖服宦官斂迹可謂由豫大有得矣而黨與既分猜嫌未化終及於禍易曰勿疑所以深戒之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程傳上六陰柔而當豫極之時故爲昏冥已成也若能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人之失苟能自變皆可以无咎故冥豫雖已成能變則善也 案豫樂之極宜其冥然不悟矣苟能自渝變卽可无咎聖人望人之勇於改過也

隨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程傳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 案初

體震動變而不失其正出門而交得其正矣故隨所往而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程傳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爲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二若志係於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人之所隨失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案係有牽係兼顧之義必得專一守正故小象以弗兼與戒之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程傳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上隨則善也如昏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於上苟取愛說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諂趨利之爲也故云利居貞自處於正則有求而必得者乃正事君子之隨也　案隨有求而得得所隨矣恐其變而失正故以居貞戒之若荀彧之隨曹操蔡邕之隨董卓可以爲戒也

蠱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程傳子幹父

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爲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爲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　案孔疏對文父沒稱考若散而言之則生亦稱考康誥曰大傷厥考心是父在稱考　又案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朱子注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得此注而經義始備宋元祐時改新法章惇蔡京輩謬持三年無改之說以傾陷正人而天下危矣故易以厲字惕之能惕厲則終吉善幹蠱者勿慕承考之美名而勤幹蠱之實事慮其厲而豫防之斯孝子之志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程傳二巽體而處柔順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蠱敗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

案正之則傷恩不正則傷義故惟巽順得中幹母之道也漢文帝之於薄太后其末爲盡善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程傳四以陰居陰柔順之才所處得正故爲寬裕以處其父事者也夫柔順之

才而處正僅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也　馬融曰裕寛也虞翻曰裕不能爭也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案寛緩優柔不能救過則無以幹父之蠱此其所以吝也

臨至于八月有凶程傳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爲之戒曰陽雖方長至於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矣大率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旣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

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
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
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　案
一陽之萌爲復善其初也二陽之長爲臨防其盛
也消息盈虛盛極則衰故以有凶戒之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彖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程傳二方陽長而漸盛感動于六五中順之君至
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　孔疏云未可盡順五
命須斟酌事宜有從有違故得无不利也則君臣
上下獻可替否之義也案臣之感君非專以將順

爲美也未順而行無不利以其至誠足以感君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程傳三居下之上陰柔而說體又處不中正在上而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　案輔嗣注甘者佞邪說媚不正之名也甘臨如小人之交甘如醴李林甫之口蜜腹劍是其類也知其无所利憂而改之亦可以无咎聖人望人之改過遷善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程傳五以柔中順體居君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

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爲不知惟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　案五以柔中之德任九二剛中之賢虛己下人不自用其知所以爲知臨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程傳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　案以厚臨物咎於何有臨曰敦臨復曰敦復艮曰敦艮厚德所以載物未有德不厚而可以臨天下者也

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程傳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於朝廷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效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　案初觀不明如童子二觀不正如女子皆不足觀也三則觀已之身識時進退可以觀矣四近於五近天子之光故有尚賓之象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程傳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繫乎己而已觀己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己之所爲政化善也乃无咎也人君欲觀己之施爲善否當觀於民民俗善則政化善也　安定胡氏曰觀流可以知源觀影可以知表觀民可以知己政之得失也案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君猶恐己之所爲有未善也必察之於民以觀國政故小象曰觀民而大象亦曰省方觀民設教所謂中正以觀天下也

噬嗑亨利用獄程傳噬嗑在口則爲有物隔而不得

合在天下則爲有强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凡未合者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也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之義推之於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間隔而合之則无不和且治矣　案王注噬齧也嗑合也物之不親由有間也程傳本輔嗣義噬嗑者用獄之象卦中滅鼻滅趾滅耳皆取劓刵刖剕之刑大象曰明罰飭法象電之明象雷之威惟明而後可行法刑不可不慎也

九四得金矢利艱貞吉程傳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爲得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　案本義引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氏日抄謂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或劉歆輩欲假此爲惟貨張本若先要取其金而後與之聽訟豈成周之治哉東發之說甚正然五爻得黃金實取金作贖刑之義虞書之舊典也

賁象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程傳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案文網者法之密也文致者罪之煩也深文者

周內之苛也舞文者譸張之幻也蒼頡造書而鬼夜哭程邈作隸而獄吏紛文之害大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彖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程傳君子脩飾之道正其所行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甯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爲賁也是故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舍車而徒行者於義不可以乘也　案初居無位之地君子不尙華飾安步可以當車若舍義而致飾於外車澤則人必瘁不若徒行之安也
上九白賁无咎程傳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

於華偽惟能質白其賁則无過失之咎　案賁為文飾徒飾其文而沒其質則文行皆偽失其實矣故爻有取於白賁質素而不為華誠樸而不為偽明飾之不可過也

剝不利有攸往程傳衆小人剝喪於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惟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案剝之上卦為艮有止之義羣陰剝陽小人為害故彖以不往戒之

彖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程傳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

陰長則一陽消至於建戌則極而成剝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君子存心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　案剝乾宫五世卦消息九月故程子謂建戌之月剝五陰而一陽小人之焰方熾若不順時而處之身受荼毒之殃而無益於世事非順天之道矣君子知消息盈虛剝則徐俟其復守道安命俟時順天而已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程傳剝始自下故為剝足陰

自下進漸消蔑於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亾於正道也　王弼注蔑猶削也荀爽作滅案邪正不兩立正常不能勝邪至於滅正而天下事不可爲矣初二皆言蔑貞凶著其凶之甚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程傳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所不利也宮人宮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　案五爲君位羣陰之主自古剝爛之時必有女寵之禍故易以貫魚深戒之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程傳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無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羣陰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來而无咎　案陽之初復也出處無有疾害朋類可以引來是以无咎君子道消則剝故不利有攸往君子道長則復故利有攸往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程傳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　案剝極則陽生天地之心可

見矣蓋天地之心無時不以生物爲心者也人能
體天地之心爲心庶乎復其性矣

六二休復吉程傳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志
從於陽能下仁也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於禮也
復禮則爲仁　案孔疏云是休美之復否之九五
以陽剛而處中正故休否吉否之極反爲泰也復
之六二以陰柔而處中正故休復吉復之志下於
仁也程傳釋此爻爲休美否傳以休爲休息鄭康
成注休否云休美也古注爲長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程傳四行

羣陰之中而獨能復自處於正下應於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吉凶者蓋四以柔居羣陰之間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而必凶也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　案朱子云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此義得之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程傳以中道自成也案鄭康成曰考成也孔疏亦云考成程傳从之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程傳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

復者也其凶可知　案昏迷不復其凶必矣若漢武帝之伐匈奴而終有輪臺之詔唐太宗之征高麗而復立魏徵之碑迷而能悟凶亦不至於亾也

无妄元亨利貞程傳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无妄者至誠也至誠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　案本義云无妄實理自然之謂史記作无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焉其義亦通胡炳文曰自然二字已兼無所期望之義矣王輔嗣注謂私欲不行何可以妄正義謂无敢詐偽虛

妄俱行實理至程傳始以至誠解无妄朱子謂誠者眞實无妄亦本程傳

彖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程傳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乃入于妄也往則悖於天理天道所不祐可行乎哉　案正而往則利匪正而往將何之乎妄人之爲天道之所不祐未有能行者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程傳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爲者皆妄也其始耕菑其設心在於求穫畬是以其富也心

有欲而爲者則妄也　案本義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無所爲於前無所冀於後言非計其利而爲之也案未富而亟望其富繫戀之私斯爲妄矣君子不以富攖心故象以未富戒之小畜之富以其鄰畜道之小謂富其鄰則公故曰不獨富也家人之富家大吉利女之貞謂富其家則順故曰順在位也至泰謙皆曰不富无妄亦曰未富以此知易之不尚富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程傳人之有疾則以藥石

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　案漢蓺文志引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唐張皐曰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後世如漢武帝求不死之藥卻老之方迨其末年始悟神仙之妖妄唐憲宗求長生之藥服金丹暴亾穆宗餌金石之藥亦受其禍象曰不可試也无妄之藥烏可以身嘗試之乎所以深戒之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程傳專言其大者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既道德充積於內宜

在上位以亯天禄施爲於天下則不獨於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旣大宜施之於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　象德足以施天下故不家食吉才足以濟時艱故利涉大川此儒者分內事言所畜之大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程傳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

也　案小畜以懿文德文藝之末蘊畜之小者也
大畜多識以畜德道義之宏蘊畜之大者也輝光
日新是爲大畜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程傳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
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旣
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旣甚則雖聖
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旣甚則雖聖人制之
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牿則元
吉也　案大學之教禁於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
則扞格而難勝童牛之義絕惡於未萌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程傳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君子發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　案人君之畜衆物物物而制之勞之甚矣四之牿牛制其初以絕其萌五之豶豕制其要以戢其害皆畜之大者也

頤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程傳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於外也朶頤爲朶

動其頤頷人之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爲

象　鄭注朶動也孔疏謂朶動之頤以嚼物喻貪惏以求食也案朶頤之凶至於敗行喪檢皆由於歆羨之貪也先儒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能知此義何有朶頤之凶乎

六二顛頤拂經程傳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於剛陽若反下求於初則爲顛倒故云顛頤顛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

案程傳垂戒至深惜今之徒餔啜者未聞此也

六三曰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謂其不正而求養拂違經常而大悖乎義理故以十年深戒之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程傳以上養下則爲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也故曰顛頤　案食之於人大矣飢饉之害凶禍隨之惟有威儀之美履危貞吉而不至於橫征養欲給求而不憂其難繼雖以在上者求下之養亦可以无咎矣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程傳六五頤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

下上有陽剛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己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旣以己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於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　案順從以養賢養正則吉也然終以不能養人如大師之動衆大役之勞民則不可爲也故曰不利涉大川

大過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程傳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无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爲大過人也　案

在上則獨立不懼在下則遯世无悶處大過之時非有守有爲者不能濟也君子進退出處樂行憂違於大過見之矣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程傳以陰柔處卑下之道惟當過於敬慎而已　案在下則不可有爲惟一以畏慎處之爲下之道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程傳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　案大過有獨立之象棟梁之材獨勝其任以小木助之則弱而必折若以其棟之橈曲而欲以加助輔其材

凶之道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程傳四居近君之位旣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隆起取不下橈之義　案今匠人爲棟必隆起向上故棟隆吉忌下曲故橈則敗凡棟之材皆獨力撑拄而不能以他木助之故曰不可以有輔皆高起向上而不可以下曲橈之故曰不橈乎下易象體物之工如此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程傳小人狂躁以致禍蓋其宜也復將何尤故曰无咎言自爲之無所怨咎也

案程傳以過涉爲履險蹈禍之小人本義以爲殺身成仁之君子朱子之說爲長九家易謂不義則爭之若比干諫而死輔嗣謂雖凶无咎不害義也過涉如後漢范李之禍上六居無位之地如郭泰申屠蟠斯可矣道貴得中過中則失聖人雖不責其咎而亦未嘗不戒其凶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程傳陽實在中爲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　案說苑雜言云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有一丈夫渡而出曰始吾入

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此忠信所以涉水習坎有孚之象也至誠則無所不濟故傳曰往有功

六四納約自牖終无咎程傳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　案臣之納諫於君一本於誠誠則能通其明而可以濟艱險故習坎之象惟在有孚居大臣之位者惟誠可以免咎也

離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程傳其履錯然謂交錯也

案輔嗣注錯然警愼之貌也詩楚茨云獻醻交錯毛傳東西爲交邪行爲錯禮文王世子云禮樂交錯於中程傳謂交錯得之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程傳達者順理爲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爲嗟憂乃爲凶也大耋傾沒也人之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天而已　案先儒謂大耋爲耄耋日之昃日之將終也人之耋人之將終也若不能鼓缶以行樂徒爲嗟憂是不達死生之常理終亦不免於凶矣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程傳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於出涕憂慮之深至於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

項平甫曰五順子也以繼父爲悲以承業爲憂不以得位爲樂凡天子諸侯之初嗣位皆當如此曹丕初受漢禪抱辛毗頸曰君知我喜否識者知魏祚之不昌矣案漢書王吉諫昌邑王曰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霍光傳敞等議昌邑王亾悲哀之心失此爻之義矣滕文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此爻之所以言吉也

上九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程傳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詿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　案漢書劉向疏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深得此爻之旨除惡者當誅其渠魁其脅從者皆赦之則人心歸附而安平可期矣孟子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意正如此此要之天心至仁民生至眾不幸而陷於匪類使將兵者力能盡誅駢首就戮天必不許此有功之名將卒不能保其終也易象於蹇之後

受以解謂蹇難之時解散其衆故解之義曰其來復吉各復其所咸歸於民解之五六云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必使小人信心服從正子政所云不順者皆來從解之時義大矣